

難忘的四天

張

友良



一、有師自遠方來

近來，蓮友們的嘴角眉梢總是掛着一絲期待着的興奮的笑容，口中不時念着澎湖、鳳山、臺中的地名。因為澎湖的廣法師，鳳山的煮法師，帶領他們梵音隊的隊員和臺中朱斐居士要光臨到宜蘭來。

二月初十日的那一天，當黎明曙光的，把我從夢中喚醒，我彷彿還看到那愉快的臉譜，聽到那歡樂的笑聲，如一張不褪色的圖畫，始終在我腦海裡放映不停，好不容易，等到下午的時候，我們知道天天懷念着的煮廣二法師及朱居士和親愛的兄弟姊妹們要到達宜蘭的時候了，不知不覺，一股興奮，一縷熱情，懷着滿腔愉快的心情，把今天應作的工作迅速地做完，一次又一次，我的眼光總不受指揮，老向那靜寂的牆壁上高掛着的時鐘，投過去一個癡癡的視線。

將近黃昏的時候，西天還有些兒殘霞，我便懷着一顆等候的心情走到念佛會。呵！觸進我眼簾的是許多男女老少蓮友們的整束儀態，不一會，我們大夥兒在佛陀座前頂

禮之後，便向車站出發，這時最令我感動的是年老的蓮友們的臉上，似乎年青了幾歲，脚步似乎也發出有節奏的音響，到了車站，等着等着，還有五分鐘火車才到，這時便有四、五位年紀在六十歲以上的蓮友，在出口處排着整齊的一行，像站崗似的嚴肅地立正着，回眉一瞥，便使我悶在肚裡笑着，最後實在耐不住了，噓的一聲，大家都笑出來。可是由他們作模範，隨後我們百十個蓮友也就排着二行整齊的隊伍，等待着遠方的貴賓。

不久，遠方傳來的汽笛聲，衝破了等待的寂寞，隆隆然的一陣，很長的黑影就橫在月台前面。蓮友們無不施用他最銳利的眼光，一個車箱一個車箱地注視着。可憐的那些排在最遠的蓮友只有睜大眼睛，努力伸長着頸子望着。望着望着，當諸位法師的威儀法相，姊妹們的安祥舉止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大家才鬆了一口氣，由於一種興奮和崇敬的心情，當貴賓走到眼前時，不期然地一陣掌聲響起，接着介紹，大家相互謙遜有禮地合掌問訊，這時四周的行人，愈擠愈多

，他們停止脚步，或放慢步伐，時時送來那驚奇羨慕的眼光，使我們感到無限的光榮與欣慰。

可惜，這一天因為朱斐居士正忙着二十七期菩提樹的發行，不能即時趕到，許多不知道的蓮友都忙問着：「朱居士是那一位」？

當晚，為了表示我們一點誠意，舉行了克難儉樸的茶話會，彼此引吭高歌，梵音嘹亮，真是其樂融融。茶會中，恭請廣慈法師開示，他說：「我們從澎湖來，兩夜沒有好好睡眠，雖然有點疲倦，但此刻的我們，疲倦已不復存在，有的是人間的溫暖，為教的熱情……」。再請煮雲法師開示，他說：「今天我們到貴地來，受着你們熱烈的招待，象徵着我們臺灣佛教青年的大團結……我們是很光榮的，我們的精神是不孤單的，世界上到處都有我們的兄弟姊妹……此後我們更應該為佛教歡呼，高唱着佛教青年大團結！」幾位法師，如佛座前光芒燦爛的明燈，光芒時時照射着我們；如波濤的法音，聲聲流入我

們的心胸，給我們真是太多的鼓勵。因為怕他們旅途的辛苦，到九點鐘時就盡歡而散。

二、座談會和家庭訪問

第二天，節目開始，座談會上，我們討論與復佛教的問題。下午朱居士趕來了，我們都很興奮。晚飯後，到朱心道蓮友家裡作家庭佈教。法師的開示，林覺尊居士的演講，大家的合唱，演幻燈以及祝福他們全家平安快樂，建立起佛法家庭等節目完了，我們彼此對着都是哈哈，大家都覺得新鮮而有深刻的意義。

三、遊山的感觸

第三天，恭請貴賓遊山，現在正是溫暖的春風喚醒了冬眠的花草蟲鳥，大地上，那一處不是綠油油的一片？那一處不是佛光照得燦爛光明？我們一行，沒有地域的觀念，沒有老少的分別，在佛陀的慈光攝受之下，我們帶着快樂的心情，九點鐘開始出發，路上我們公推朱斐大居士發號施令，法師們像很莊重的走在後面邊走邊談，我們則聽着朱居士的指揮，或快或慢地向着宜蘭蘭仔崙山上的圓明寺進發。當我們到達圓明寺的時候，寺主覺義老人已和許多人在等待歡迎我們，不，歡迎澎湖、鳳山、臺中的貴賓。我們大家在佛前頂禮後，我一個人便先溜到門外一瞻春天裡，的圓明寺近郊的風光。我一瞥之下，精神不覺為之一爽！你看，那連綿不斷的山峯，真綠得惹翠可愛，寺前幾株茶花，也吐放着清香。山下較遠處的一畦一畦的農田，村舍，我們感到大自然真是美妙極了。「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

身，使我們體會到佛法不是遍於一切處嗎？我更想到「天下名山僧佔多」的古詩，你想，佛教是多麼崇高偉大呀，我身為佛教徒是多麼光榮與驕傲呢！這裡的一草一木，秀麗清淨，我深深地愛上了它，我願永遠停留在這裡，因為在那擾攘宣囂中的靈魂沒有安息的時候呀！

我們隨意的玩着，玩到一片碧綠的草坪上時，那裡有靜靜的一潭池水，水旁有一座未完成的靈塔，和幾頭自由安閒休息的牛群，我們和牛合照時，法師為牛皈依，朱斐大居士則殷勤地教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些溫馴的牛，用牠那柔和的目光注視着，似懂得，似感激。首先我們看到朱居士那樣起勁的舉止，覺得有點可笑，但不期然地給我們自己感覺羞愧，我們還不夠有愛護衆生的心呵！佛陀！憐愍我，讓我如何去爲衆生服務！

遊山的歸來，已是日落黃昏了，晚上念佛會，四、五百人擠得熱鬧而又安靜。念佛後請煮廣二位法師開示，請朱居士放映幻燈，請澎湖梵音隊歌唱梵音，歡笑呵，感動呵，法樂無窮，天下有比做佛教徒的再快樂再真摯嗎？

四、法音宣流佛光普照

翌日清早，這是星期日，我們排着整齊的行列，在佛陀座前，誠心地頂禮讚頌，莊嚴肅靜的氣氛中，大家閉着雙眼，合掌恭敬，默默地傾訴着誠懇的心曲，希望今天在宜蘭全縣宣揚佛陀的真理，能够順利完成。那莊肅懇切的場面，我幾乎落下淚來。

滿載着這些弘法者的笑臉，張露在宜載縣各處。車上除裝飾着紅綵的標幟外，另有兩個擴音機，一路上，一邊播出歌曲，一邊宣流着真理的法音，每到大街，市場，人多的地方，便停留下來演講，幾位中學生的男運友，下車挨戶分發傳單，裡面印有佛教歌曲，並有弘化的佛教雜誌，道場，電台的介紹，和名人語錄等，所到之處，無不歡喜接受，招手或鳴放鞭炮，以示歡迎。有一次車子過處，有許多農人變着背正在耕種，這時，我們弘法隊的隊長林覺尊大居士，便應機說法，播送出得救之音：「各位阿伯啊！你們耕種得很辛苦吧？你們趕快來信仰佛教，我們今天把佛祖的慈悲，光明、真理，帶來給你們，你們接受後才能離苦得樂，過着快樂的生活。請念觀世音菩薩！」我們在車上興奮得舉手向他們招呼，在他們疲倦的臉上，我看出了安慰的微笑，希望的光彩，好像久藏着的滿懷悶氣，這時才吐露出來，我從他們的眼光中，看出他們似在回應着：我們的佛教出來了，佛教的前途光明，佛教萬歲，萬萬歲！

這種情形怎不令人感動呢！呵！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好像有什麼梗在喉頭，我真慚愧。不知是何處的寒流吹來宜蘭，在顛簸的宣傳車上，那尖利的風，不斷地吹亂了頭髮、衣襟、寒氣侵入身體，熱血沸騰在胸中，我們的歌聲依舊是響亮不停，我們的精神依舊是振奮活躍，只有向前，沒有萎縮。當我想起富樓那爲法忘軀而走向那惡人的村莊；當我想起目犍蓮爲着宣揚聖教而粉身碎骨在深山中，我不禁熱淚交流，先賢！我們願踏着你們的足跡爲救主佛陀貢獻一切！犧牲一切！來吧！狂風、暴雨、暗礁、險惡，一切的苦難來吧！請都加在我們的身上，把我們磨煉得更堅強，更健壯。

我們經過新店，四結，礁溪，到了頭城，許多信衆要求在此作兩小時的演講說法，可惜時間匆促，我們還是簡單的說法後就依照預定的行程轉向宜蘭縣南的冬山，蘇澳及南方澳，這裡是有名的漁港，人民都以捕魚爲業。在此，由煮雲法師演講，叫他們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在海上便能受菩薩的保佑而得到安全，更有許多人圍繞在車旁，聽講佛法，接受學習唱念七音佛的聖號，頗令人有悠遠之思。

是晚，我們又再轉到羅東鎮的大廣場，舉行兩小時的佛教佈道大會，演講、合唱、獨唱、圖片說明、幻燈、都順序地演出，我看到七八百的聽衆中，有一個十六歲左右的男童，得意忘形地喊出了聲音，突然旁邊的一個大人，在過份的注神之下，被這突來的聲音所開，便忿恨地賞他一個耳光，而且用嚴厲的聲音警告他，叫他安靜，那孩子只得睜大眼睛，默默無語。聽衆是擁擠的，是熱誠的，我不禁感動得發出了聲聲的嘆息，這不是傷感，而是興奮。

夜已深沉了，大概是十點半鐘了，喧嘩的都市安靜了，只有這輛真理的宣傳車，載着無限欣慰的人兒，在黑夜中向歸途踽踽，在車上，大家高聲的唱着：「南無觀世音菩薩」的七音聖號，這洪亮而有節奏的聲音，衝破了夜的沉寂，給正要入睡的衆生種下菩提的種子，洗濯他們被世俗累疲了的靈魂，忘記一切虛偽，名利，自我，趕快接近到黎明。

十一點鐘時，宣傳車又再停到念佛會門口，我無論如何在蓮友們的臉上總找不出一絲痛苦疲倦的痕迹，反而更加興高采烈。朱斐大居士，興奮地笑道：「今天照天氣看是要下雨的，但我這棵菩提樹在此，替你們遮蓋了強烈的陽光，擋住了將落的春雨」。我說：「難怪今天寒風尖銳，因為在菩提樹下更有非電力所發出的涼風」。弘化後的愉快心情，是無法形容的，只有自已親自才能體驗到。這一天就在愉快而有意義中過去了。

五 別時的祝福

今天（二月十三日）我不斷地心驚膽怯，我怕聽到「再見」的聲音，因為它預告着澎湖、鳳山、臺中的貴賓將要和我们分離了，可是聰明的人，請告訴我，世間上有誰能永不分離呢？當汽車帶走他們的時候，我們縱然是含笑招手，滿胸的萬千語言，如何再聽到大法師和大居士的開示呢？如何再看到澎湖、鳳山姊妹們的笑容呢？最後，只得寄語澎湖鳳山的姊妹們，我相信我們雖是女人，而非弱者，我們今後在救主佛陀的庇蔭下，爲我們所皈依的聖教努力，身體雖然可在兩地，但我們的精神，我們的信念，永遠是聯繫在一起，我默默地爲你們祝福着；前途光明，爲教爭光！

姊妹們！別了，奈何奈何！我只好嘆了口氣低訴着，幾天來，這好比是一場美麗的夢，我們猶在憧憬着。憧憬我們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可以永久的歡聚一堂。